

卡洛斯·贝克教授谈海明威

杨仁敬

感恩节的一天上午，阳光灿烂，寒风习习，哥特式的建筑物和凋零的树木点缀着普林斯顿大学美丽的校园。我来到普林斯顿大学的火石图书馆，访问美国著名的海明威研究专家卡洛斯·贝克教授(Carols Baker)。

卡洛斯·贝克教授的主要著作《海明威——作家兼艺术家》，自1952年问世以来已再版了四次，它以材料丰富和分析精辟著称于世，被称为“研究海明威及其作品的最佳评论”。1972年出的第四版，贝克教授作了全面修订，而且增写了“往后看”和“激流中的岛屿”两章，把海明威早期在巴黎写的一部随笔

录和去世后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都包括进去了。对此，美国报刊曾给予很高的评价。

卡洛斯·贝克教授1909年生于美国缅因州的贝德福特市，曾获达特茅斯大学文学士、哈佛大学文学硕士、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等学位。之后，他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他从大学时代就对海明威发生了兴趣。先后收集了海明威在二十年代末期、三十年代初期、四五十年代期间写的作品和大量的评论文章，并且进行了研究，发现这些评论文章不能全面地反映海明威创作的特色，于是写了《海明威——作家兼艺术家》一书。后来又

尽管由作者自己来说，未免有些狂妄自大，但我确实认为如果没有二十几年的蕴积，是写不出这部作品的。

常言道，人生在于因缘。这部小说之所以能够问世，在于两个因缘：一个是同西条八十的《帽子》诗的相遇；另一个就是同角川春树先生的相遇。

在西条八十的诗中，《帽子》诗并不为众人所熟知。听说，早已故世了的雾积温泉的老经理是从西条八十的诗集中偶然读到了这首诗，然后把它印在盒饭包装纸上的。直到

最近，我才搞清楚那本诗集指的是1946年讲谈社出版的《西条八十少年诗集》。

要补充说明的是，现在的雾积温泉已不把《帽子》诗印在盒饭包装纸上了。西条八十的这首湮没无闻的名诗如今装饰在角川书店新近出版的《西条八十诗集》的卷首，这真叫我感到由衷的愉快。《帽子》诗是首曾经柔和亲切地拥抱过我的青春的诗歌，也是辆把我的代表作曳向世界的牵引车。在此，我想借本文感谢《帽子》诗的功绩。

编辑了《海明威和他的评论家们》和《海明威四部主要作品评论集》。1968年写了《海明威生平的故事》，去年又出版了《海明威书信选》一书。

我一进门，贝克教授就迎了过来。他的办公室不太大，朝南的窗前摆着小小的工作台，上面的打字机夹着教授的新作。屋里的两边是摆满了图书的书架，另一边的墙上挂着海明威送给他的一幅画。贝克教授满头白发，但精神饱满。

在交谈中，贝克教授首先询问了海明威作品在中国的情况。他听说海明威已成为中国读者最熟悉的美国作家之一感到很高兴。在我给他的海明威小说中译本的书单上，他看到曾在《译林》1979年创刊号上介绍过的《印第安人营寨》这一篇时，便说：“这个短篇选得好，这是了解海明威创作思想的良好开端。”接着，他回答了我向他提出的几个问题。

“法国有的学者认为海明威是个存在主义者，你认为怎么样？”

贝克教授说：“关于存在主义的定义，还很模糊。我觉得主要是指有的人没有父母亲的指引，自己去选择生活道路。这种人，道德上没有堕落，但身心上有创伤，自己尽一切努力想活下去。他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在世界上生存下去。如《永别了，武器》中的亨利。在这个意义上说，海明威有存在主义的倾向，但他并没有象法国作家萨特那样把问题提到那么高的位置。”

“有的学者认为海明威是个象征主义者，你觉得怎样？”

贝克教授说：“我认为是这样，虽然海明威本人不承认。他在作品中常用一些象征性的东西，用得很含蓄，而且有所发展，可以说是很自然的象征主义。比如他的短篇小说《二心河》，写的是密执安一条河，可他谈的是另一条河，故事也有双重意思，既有年轻人钓鱼的描写，又有伤兵感情的流露。又如

《丧钟为谁而鸣》中西班牙游击队审判法西斯官僚地主那一章，举行大会的广场用车子堵起来，象个斗牛场，处决法西斯头子就象斗牛一样。后来他又描写斗牛，这里面也有双关的意思，海明威让读者自己去想。又如《老人与海》中的老人、小孩和鲨鱼，海明威曾告诉我，这些都是真的，但你怎么想，你可以自己去解释。《永别了，武器》开头一章的景色描写：寂静的山峰与烧焦的田野，一个是和平的象征，一个是战争的象征。海明威在作品中常常这样做，但他不承认。他曾批评我认为他作品中有象征主义的东西。我觉得他虽然这样用了，但不愿直接表露出来。”

“海明威的风格，对美国年轻作家的影响怎样？”

贝克教授说：“海明威的风格，从早期到后期有很大的变化。他早期运用印象派的手法。《永别了，武器》富有诗意，费茨杰拉德很欣赏海明威的散文风格。《非洲的青山》则更具有象征主义的手法。从尼克·亚当的故事到《老人与海》，海明威的风格有许多变化。他的风格是多样化的。从早期的美国作家来看，几乎没有一个不受海明威风格的影响。现在，他去世二十年了，情况有了变化，受他影响的作家不如以前多。有趣的是，有一位《纽约时报》体育专栏的作家史密斯先生，他是海明威带大的，他的文风跟海明威的文风象极了。”

“有人认为海明威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激流中的岛屿》不如他以前写的长篇小说，你觉得怎样？”

贝克教授说：“我也有同感。这部小说原来叫《岛屿与激流》，后来改为现在这个名字。全书分三个部分，描写一个名叫汤玛斯·哈德逊的画家一生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古巴附近的比米尼岛。海明威到过那个地方。小说中的许多描写是他自己耳闻目睹的，但从质量

上来看，这部长篇不如《丧钟为谁而鸣》。海明威写这部小说花了许多年的时间。因此，我认为这部小说在他去世后出版是明智的。”

“你觉得美国学术界在海明威作品的研究中有什麼争论的问题吗？”

贝克教授说：“这很难说。不过，学术界目前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海明威读过的作品对他有什么影响？’海明威受伤住院时曾借过四十本书去看。他多次赞扬马克·吐温的长篇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还受过什么作家的影响呢？值得研究。现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有一份海明威从小时候到四十年代读过的书单。北卡罗里那州立大学的迈克尔·雷诺斯教授写了一本关于这方面的专著，可以参考。但是，海明威本人坚持说，他的写作是靠他自己的生活经验，而不是靠其他作家的作品。雷诺斯教授的专著出版后，大家可以看看，再读一读海明威的小说，相互对照一下，就不难看出海明威受了哪些作家的影响。”

“请您谈谈《海明威书信选》的编选工作，好吗？”

贝克教授说：“这本书是应史克里那斯出版公司的老板查理斯·史克里那先生的请求而编选的。这家公司从1926年以来就出版了海明威的几乎所有主要作品。这本书信选是研究海明威的最重要的资料之一，共选了海明威从1917年到1961年的六百封信件。海明威生前不想发表自己的信件。他去世以后，他的夫人玛丽写了《怎么回事》一书，并把信件借给我看。我每天在办公室整天工作，花了一年半时间才完成。我的工作主要是做些注释。比如，海明威很怪，爱给熟人起绰号，有个人，海明威给他的信，用了四个名字。这些如果不讲清楚，就容易引起误解。据一般估计，海明威一生大约写了六千封信，我从中选了百分之十编成这本《海明威书信选》。不过，可能还有些没看到。海明威当过记者，三

十年代时他跟人家联系常用电报。在编写过程中，海明威夫人玛丽曾提供不少信件，给予真诚的协助。顺便提一提，那本《海明威生平的故事》，就是直接或间接地参照了海明威大约二千五百封来往的信件编写的，前后花了七年时间。”正因为这本书对研究海明威有着重要的价值，因此，《华盛顿邮报》称赞这本书是贝克教授“一个非凡的成就”。

卡洛斯·贝克教授还高兴地说，海明威的作品已经译成十五种文字。《海明威——作家兼艺术家》自从1952年问世以来，贝克教授平均每周收到两封国内外读者的来信，询问有关海明威作品中的各种问题。他说虽然很忙，但他很乐意花时间给读者回信，帮助他们解决疑难问题。这本书出版前他给海明威本人看过，海明威曾想改正书中几个错处，后来因为太忙，没有改成。但他多次和贝克教授交谈和通信。海明威去世后，他的夫人和三个儿子还跟贝克教授保持联系。

卡洛斯·贝克教授不但是个知名的学者，而且也是个作家。他写过三部小说：《一个有权势的朋友》，《拉姆比罗的土地》和《盖海德阴谋》，以及一部诗集《一年和一日》；还出版了一部评论集《论雪莱的主要诗作》。目前，他虽已退休，但对海明威的研究仍未中断。当笔者问起他近来的研究情况时，他指着面前的打字机，微笑地说：“我正在写一篇《论海明威与拜伦》的文章。美国作家道斯·帕索斯曾经说海明威是‘美国的拜伦’。我很欣赏这个说法。如同拜伦的诗作《蔡尔德·哈罗德游记》一样，海明威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也是浪漫主义的，也有存在主义的倾向。他们两人都写过西班牙斗牛和欧洲的异国情调，对于斗争与爱情都很有兴趣。海明威很象拜伦。当然，他跟雪莱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次访问就这样在融洽的气氛中结束了。